



敦煌学研究丛书
主编 季羨林



敦煌蒙书，保存、丰富了唐五代的童蒙教材
其文献内容，既可资研究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又可资考订遗籍与辑佚
更可根据以探讨唐五代与敦煌地区的文化风俗
研究敦煌蒙书，可资探讨我国传统蒙书发展的源流
窥知唐五代敦煌地方教育与寺院教育的实况

敦煌蒙书研究

郑阿财 朱凤玉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蒙书研究

郑阿财 朱凤玉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蒙书研究/郑阿财,朱凤玉著.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敦煌学研究丛书)

ISBN 7-5423-1034-8

I. 敦… II. ①郑…②朱… III. ①汉语—古代—启蒙读物—研究②敦煌学 IV.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8775 号

敦煌蒙书研究

郑阿财 朱凤玉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360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7-5423-1034-8/K·62 定价:38.00 元



敦煌学研究丛书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饶宗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排序)

邓文宽 朱 雷 刘进宝 张涌泉 张鸿勋 陈国灿

郑炳林 郑阿财 季羨林 饶宗颐 施萍婷 项 楚

荣新江 郝春文 柴剑虹 黄 征

策 划 白玉岱 黄 强



2000年作者转致“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与潘重规先生合照

阿財仁弟正

激茫孔思與周情
入海遺編照眼明
錫我頭銜新署印
敦煌石窟寫經生

潘重規書舊作



潘重規先生书与
作者之墨宝

惟房缺扇負潔銀燭瑋燧
竹房孰有負潔銀燭瑋燧
畫眠夕寐藍筍象床絃歌
畫此夕寐藍筍象床絃歌
酒讌接杯舉觴矯手頓足
酒讌接杯舉觴矯手頓足
沿儀接杯舉觴矯手頓足
悅豫且康媪後嗣續祭祀
悅豫且康媪後嗣續祭祀
蒸嘗稽顙再拜悚懼恐惶
蒸嘗稽顙再拜悚懼恐惶
羞嘗稽顙再拜悚懼恐惶
戲牒簡要願答審詳厭垢
戲牒簡要願答審詳厭垢
拂拭管為欣差望詳報垢
拂拭管為欣差望詳報垢
想浴執執願涼驢驟犢特
想浴執執願涼驢驟犢特
和浴執執願涼驢驟犢特

P.3561 《千字
文》殘卷

序

季羨林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二〇〇〇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

敦 煌 学 研 究 丛 书

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八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意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蒙书的名义与发展	1
一、蒙书的名义	1
二、蒙书的发展	1
第二节 敦煌蒙书的分类	2
一、敦煌蒙书的认定	2
二、敦煌蒙书的分类	5
第二章 敦煌写本识字类蒙书	9
第一节 综合性识字类蒙书	10
一、《千字文》	11
二、《新合六字千文》	40
三、《开蒙要训》	51
四、《百家姓》	68
第二节 杂字类蒙书	75
一、《俗务要名林》	76
二、《杂集时用要字》	98
第三节 俗字类蒙书	102
一、《碎金》	103
二、《白家碎金》	132



第四节 习字类蒙书	139
《上大夫》	139
第三章 敦煌写本知识类蒙书	165
第一节 综合知识类蒙书	165
一、《杂抄》	165
二、《孔子备问书》	194
第二节 历史知识类蒙书	227
一、《蒙求》	227
二、《古贤集》	253
第三节 习文知识类蒙书	263
《兔园策府》	263
附 算术知识类蒙书《九九乘法歌》	279
第四章 敦煌写本德行类蒙书	287
第一节 一般类蒙书	287
一、《新集文词九经抄》	287
二、《文词教林》	314
三、《百行章》	320
第二节 家训类蒙书	348
一、《太公家教》	349
二、《武王家教》	376
三、《辩才家教》	388
四、《新集严父教》	402
五、《崔氏夫人训女文》	409
第三节 格言诗类蒙书	422
一、一卷本《王梵志诗》	423
二、《夫子劝世词》	437



第五章 敦煌蒙书的特质与价值	445
第一节 敦煌蒙书的特质	445
第二节 敦煌蒙书的价值	450
【附录】敦煌蒙书研究论著目录	45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蒙书的名义与发展

一、蒙书的名义

启蒙，在我国古代又称“开蒙”、“发蒙”、“训蒙”、“养蒙”。《易·蒙·彖》云：“蒙以养正，圣功也。”《尚书·孔颖达正义》：“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未知同蒙焉。”所以，古人因取其意而称小学教育阶段为“蒙养阶段”。启蒙之目的盖在启迪童蒙，消除暗昧。虽然暗昧并不一定局限于儿童，但启蒙主要以8到15岁的少年儿童为对象。此一阶段的教育主要在书馆、乡学、村学、家学、冬学、义学、社学等处所进行；此一阶段所使用的教材，一般称为“蒙养书”，或“小儿书”。由于汉代启蒙教育以识字为主，其主要教材为“字书”，因此有称蒙书为“字书”者。唐·李翰《蒙求》盛行，影响深远，致有统称童蒙用书为“蒙求”者。唯以此类蒙养教材，主要为蒙学教学所用之书，亦即为启蒙而编之书，故一般多省称作“蒙书”。

二、蒙书的发展

我国古代蒙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周秦汉魏六朝。此一时期童蒙教育主要在于识字教育与句读训练。



如周之《史籀篇》，即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①。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统一文字，时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字书。汉兴蒙学发达，闾里书师有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为一书，而统称为《仓颉篇》。此种“以类相从”编纂而成的识字类蒙书，对后世蒙学字书之编纂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汉魏六朝蒙学字书的编纂多矣，种类极多，体式亦不一，不过这些蒙学字书今大多亡佚不存，仅《急就篇》与《千字文》二书尚流传于世。可见此一阶段的蒙书率以字书为主，内容单纯。

第二阶段为隋唐五代时期。此一时期，蒙学校前发达。蒙书的发展亦基于既有的基础而扩展，由原有识字教材，衍生出道德、知识、应用等各类教材，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第三阶段为宋元明清时期。隋唐五代以后，随着教育普及与印刷术发达，童蒙教材愈加丰富，体系亦渐趋广泛而完备；其体裁、样式推陈出新，并趋多变多样。直至清末民初，新学发展、新制学校兴起与新式教材之普及，传统蒙书始渐趋式微，然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等传统蒙书，仍为广民间所流传。

第二节 敦煌蒙书的分类

一、敦煌蒙书的认定

关于敦煌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标准不定，宽窄不一。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一文^②，及日本人东野治之《训蒙书》一文^③，曾依据写卷题记中的“学仕郎（学士郎）”、“学郎”、“学生”、“学士”来判定写卷的性质。根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胪列《古文尚书》《毛诗》《孝经》《论语》《论语集解》《残卜筮书》《开蒙要训》《吉凶书仪》《兔园策》《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



家教》《严父教》《杂抄》《俗务要名林》《事森》《秦妇吟》《咏孝经》《孔子项托》《燕子赋》《子虚赋·沧浪赋》《贰师泉赋·渔父歌》《李陵与苏武书》《王梵志诗集》《敦煌二十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 26 种，凡 47 件抄本。

敦煌研究院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读物》一文^④，并未明言其判定标准，按内容、重点、性质，分为识字、教育、运用三类，计：《字书》《新集时用要字壹千三百言》《诸杂字一本》《难字》字书、《千字文》《开蒙要训》《李氏蒙求》《百家姓》《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书》《姓氏录》《姓氏杂写》《太公家教》《百行章》《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严父教》《孔子家语》《论语》《孝经》《吉凶书仪》《书仪镜》《新定书仪镜》《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二卷》《九九乘法歌》《立成算经》《算经并序》《汉藏对译字书》《汉藏对译〈千字文〉》《汉藏对译〈佛学字书〉》《大宝积经难字》《大般若经难字》《涅槃经难字》《字宝》36 种。

当然抄写者的身份无疑是判定是否为蒙书的主要依据之一；但若仅仅从抄写者的身份来加以判定，恐不够周全。如 S.2614 学仕郎薛安俊写《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S.173《李陵与苏武书》学士郎张英俊书记之；S.214《燕子赋》有学郎杜友遂书记之耳等，抄者虽为学仕郎、学士郎、学郎，然考其性质、功能，则恐未必供作启蒙之用；疑其或为敦煌地区寺学学郎帮忙寺院僧侣所抄写的。至于《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书》《姓氏录》《姓氏杂写》《孔子家语》《吉凶书仪》《书仪镜》《新定书仪镜》《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二卷》《立成算经》《算经并序》《汉藏对译字书》《汉藏对译〈千字文〉》《汉藏对译〈佛学字书〉》《大宝积经难字》《大般若经难字》《涅槃经难字》等，其性质与内容亦恐非全然适于童蒙教育之用。因此对蒙书的判定，实宜先从宽收录，再细定



标准加以择别区分。其主要依据应就写本内容、性质与功能分析；再据写卷原有序文，以窥知其编撰目的与动机；从写本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综合推论较为稳当。

敦煌蒙书的体制，有采类书之编纂形式者，而亦略具有类书功用者，分辨不易。敦煌蒙书中，间有采书抄汇聚成书者，如《新集文词九经抄》；或分别部居、标举名目的《俗务要名林》等等，其体式均与类书无二。王三庆《类书》一文^⑤，“旧文排列体”收录有《事森》《新集文词教林》《新集文词九经抄》；“类句体”收录有《蒙求》，“诗体”收录有《古贤集》，“文赋体”收录有《兔园策府》，“何论体书抄”收录有《杂抄》。其实有关蒙书与类书的纠结难辨，早已受到注意。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即云：

诸家目录皆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涉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

而邓嗣禹在《中国类书目录初稿》中更专立“蒙求门”以录蒙书，足见类书与蒙书之区分不易，当以体式与功能考察。蒙书可采类书体式，因此只要具有启蒙功能者则当视为蒙书。

我国古代蒙书之发轫肇端于字书，因此早期“蒙书”多为“字书”。敦煌写卷中，字书卷帙种类繁多，作用不一，取舍难定。学童习诵的识字书，古代称之为“字书”。如周代的《史籀篇》，秦汉流行的《仓颉篇》《急就篇》，其起源甚早。后世字书发展范畴日广，体类极繁。黄季刚先生曾将字书分为读本式之字书、分形之字书、分韵之字书、编画之字书等四种，其“读本式